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区精神重建

王佳

(山西大学,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社区赖以维系的“社区精神”日趋失落,集中表现为初级群体的衰落和次级群体的发展。重建社区精神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理念,二要培育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三要增强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

〔关键词〕 社区失落;社区精神;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0)01-0049-02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人类共同体划分为两种对立的基本类型,即传统“社区”和现代“社会”。滕尼斯提出,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可见,“社区”更强调了作为共同体生活基础的精神特质——社区精神,即社区成员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如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社区赖以维系的“社区精神”日趋失落,作为人类心灵归属和精神港湾的“社区”正在越来越远离滕尼斯本来意义上的“社区”,而这一切客观上要求现代人类回归社区,重建社区精神。

一、现代化进程:社区精神日趋失落

当今世界,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方兴未艾,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迎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然而,现代化所带来的效应并不都是正向的,人类在享受丰盛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当前,我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作为人类心灵归属和精神港湾的初级群体日趋衰落,而作为初级群体存在母体的传统社区也正在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地位,现代人正在越来越远离滕尼斯本来意义上的“社区”。

(一)初级群体日趋衰落,次级群体迅猛发展

首先,社会分化加剧,初级群体原有功能不断发生转移。如在传统社会,儿童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这个初级群体中

完成的,而现在,儿童的社会化则更多地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得以进行的;传统社会,老年人年老体衰时主要是在家庭养老,而现代社会,很多老年人都走进了养老院,即在次级群体中生活。

其次,初级关系日趋松懈。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发展、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带有短暂性、间接性和功利性等特点。而以富于社会性和情感性色彩为重要特征的初级群体,不仅数量日趋减少,而且质量也在逐渐下降,有些初级群体已经“名存实亡”。例如,传统社会中的村落和邻居,都曾是重要的初级群体,而现在一些农村中的村落已有解体的趋势,城市中的“邻居”也往往成了纯粹地理上的概念。

最后,伴随着初级群体的日渐衰落,随之而来的是次级群体的迅猛发展。科层制作为现代次级群体的典型代表,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现代社会的种种科层组织打交道,而科层制的非人格化、不近人情、因循守旧则容易导致现代人人际关系的疏远、淡漠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正如费舍尔所说,人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性得不到满足是产生个人心理上的孤独与彼此之间疏离感的最深层的原因。可见,初级群体的日渐衰落,次级群体的迅猛发展导致人们对初级关系的新需求。与此同时,初级群体也必须转变其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社会的发展,而社区作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单位,以其特有的区域性、灵活性和亲和力弥补着初级群体衰落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

(二)社区精神的失落

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使“人类

〔收稿日期〕2009-11-28

〔作者简介〕王佳(1985-),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共同体”关系日趋式微。在社会生活层面,个人日常生活孤立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使得现代社会逐步丧失了传统社区所蕴含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导致了社区精神的失落。这就是有些学者所提出的“社区失落”论或“社区消失”论。

在城市中,人们在一个急速运转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充当一个“螺丝钉”般的功能性角色。人所拥有的种种需求有时被“实用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所漠视,从而使有些人逐渐丧失自主性,变得孤立、冷漠,彼此之间缺乏认同感和亲切感。现代人类逐步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人们既喜欢享受大都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又希冀保持个人的隐私权;既喜欢独居清静,同时却又渴望广交朋友、享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当前,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生存困境,人们开始思考: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物质文明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人们又应该怎样构建人类生活共同体,以促进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呢?

二、现代人对社区精神回归的呼唤

面对人类生存困境,现代人除了物质上的富足,还有另一种形式的需求,即归属、合群、认同、亲和的需求和对精神皈依、慰藉的需求。因为人除了物质性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文化存在,人们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全与抚慰,这就要求人们回归社区。社区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居所,更是人们个性展开、初级关系形成和完善的母体,人们需要通过社区互动找回自己已经失落的一些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社区不仅是人的身体回到社区憩息,还是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回归。因此,“回归社区”的本质,是传统社区人文精神的复归,不仅是出于一种人类心灵深处对精神家园的向往,还是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缺憾的补救。

三、社区精神重建的路径

重建社区精神并不意味着重回去那种封闭的、同质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对传统社区精神的继承、扬弃和创新。它是超越传统的狭隘亲情和人际关系,走向更为广阔的人际互助和社区参与;是社区精神与个体精神、传统精神与创新精神、民主精神与自治精神的融合。具体来说,社区精神重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路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理念

社区是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机整体,其存在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的需要的满足应始终作为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就是强调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强调社区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社区建设从原来单纯注重经济功能逐步转变为以注重社会功能为重,通过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增强社区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建设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帮助居民在依托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其生活和发展的需求。

(二)培育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提升社区居民的互助水平

社区的失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现代性后果的一个消

极面。关于此,后现代主义学家哈贝马斯建设性地提出“沟通行动理论”,并将其作为救赎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他认为,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技、政治和文化架构,逐渐侵蚀以“社会性和情感性”为重要特征的人类生活世界,加重了人类存在的疏离感,并导致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途径就在于重建“沟通理性”,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作为社区共同体生活基础的精神特质——社区精神,主要是指通过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交往,逐渐形成的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认同感。这就要求社区必须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和参与的机会,不仅要创建有利于人际沟通的外部环境和时空条件,肃清社区居民意愿表达的制度障碍,更要注重培育社区居民的互助精神,提升社区居民的互助水平,形成社区居民休戚与共的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三)增强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成员为了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而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互动局面,突出了社区居民的主人翁地位,是社区民主与自治的重要体现,是培育社区精神的重要载体。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是现代社区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了社区成员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体现了社区成员对社区共同体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社区建设要以社区居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思想共识为前提,注重增强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提升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在社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充分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发挥民力,让社区成员在建设社区的集体活动中,形成共同的情感、信念和价值观。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而且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共意识,使社区更接近于滕尼斯所描述的理想“社区”。

总之,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裕和享受,但却没有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相反,技术、金钱和权力有时却操纵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导致社区精神逐渐走向失落。现代化进程中所涌现出的种种生存困境要求我们重回社区,重建社区精神。重建社区精神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以社区居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思想共识为前提,增进社区互动和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成员休戚与共的情感纽带,从而促进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 [1] 徐永祥. 社区发展论[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 [2]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 左伟清. 论现代文明中社区精神的失落与重建[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1999, (2).

责任编辑 芳 晔